



一部寓意丰繁而难穷其妙的悬疑小说

■ 凌之鹤 (云南)

上接 09 版

乱、涣散、碎裂的都市寓言”中，我们很难精准地归纳提炼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核心主题。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一部关于寻找仙鹤的生态小说，也不能率性地将其视为一部关切理想信仰并试图重建精神家园的成长小说。毕竟，从小说中偶然或刻意透露的时代背景（抗战前——建国后——直到当代，其时空跨度堪称宏大），以及其中诸多人物隐秘的身份，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新型的科幻/侦探/间谍小说来解读。而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特意加了着重号的、看上去模糊却又意味深长的关键词和带有断言口吻或结论性的句子，亦为小说赋予了某种深沉的学术气息。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说过：“温文锦的写作，总有一种伤怀之美，迷幻、怅惘而又不失天真。她凝视现实又精通现实逃逸术，亦虚亦实，亦真亦幻，是人生实象，也是生存隐喻。”如其所言，《鹤形的寓言》恰好充分印证了此一高论非虚。这部小说建基于我们此时生存和生活的真实世界，但它同时致力在建构一个以鹤为象征的神性世界（或心灵世界）。它一方面以大篇幅的文字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呈现人物具体的生活场景和浓烈的烟火氛围（宇文和沙的饮食，几乎每次都罗列出食物的名字），以生动的细节耐心地描摹现代生活的质感与趣味——诸多流动和不断变化的庸常生活景观，确实是我们熟悉和正在持续上演的日常生活情景剧；另一方面，它以鹤的制造、消失和寻找鹤的实际行动，努力探索人心/人性的隐秘和人类欲望的底限，以玄妙的诗学趣味探寻一个人类的神界——尽管这一神界在小说中并没有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我们确信这神界犹如海市蜃楼般绝对存在。这庶几体现了王安忆所倡导的现代小说观：“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建筑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小说是什么》）。

我在阅读《鹤形寓言》的过程中——甚至在放下小说之后，脑海中总会不时浮现群鹤翩跹的影子，无端想起“风雪中白皙清秀如神子的鹤”，难

免还会恍生听闻鹤唳的幻觉。吸引我手不释卷的，不只是氤氲交织于小说中的神秘/时尚气息，还有温文锦看似散淡，实则简洁清爽，别具个性和古风韵味的语言风格，以及诸多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感受或体验。比如，她说鹤们休憩之时“静谧得像星辰”；眼睛涩涩时，“感觉眼球转动起来嘎吱嘎吱地响”；说到冷，椅子扶手摸上去“凉丝丝的，大概是凌晨那会儿结过霜冻，金属里渗入了某种程度的冷”，而甬道里的寒气生冷，“是一种因为空气常年凝固所造成的滞冷，静静地沁入肩胛骨、脊椎、后腰，最后才抵达四肢”；说起音乐，“爵士歌手的歌喉也仿若深海蝉音，愈听愈醉耳”，“莫扎特的小夜曲在初春的夜晚渗透开来，虽然室内暖熏袭人，那股有关春夜的无声愁苦竟然丝毫不减”，“将音响切换到摇滚乐频道，老式而时髦的披头士灵魂在车里摆荡起来”；感受沉默，除了“积雪一般的沉默”外，“如果沉默也有重量的话，是一座游泳池的水结冰后的重量”；至于笑，他“眼角沁出的笑仍是在的，却像锈死的机车链条般卡死在脸上”。

温文锦满怀好奇，虽则胸有成竹而下笔却总会不自觉地尝试突破既定叙述策略，以探险的姿态旁若无人地沉浸于自己精心编织——却可能随时露出破绽的故事中，以日常淡然而不失真诚的娓娓讲述，就像小说中阿攀说话的样子，“温柔而节制，平平淡淡的语气听来却有不可思议的张力”，硬是将一个令人脑洞大开又倍感惊异的奇幻故事最终自圆其说并且平静地自然收束。在“信息膨胀”“信息茧房”效应强烈影响之下，在这个众多流量拜物教的奴隶被“脑腐”硬控的注意力经济时代，她以巧妙设计的一个个谜团引诱阅读却不想取悦读者，执意挑战读者的注意力和耐心——当我们满怀好奇地读完她的小说，她就赢了。

坦率说吧，要想简洁而准确地复述这部 19 万字的小小说殊非易事。即使用心讲述，亦难免遗漏掉太多信息。倒不如换种方法，通过梳理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来探索这个寓言的旨趣。

与我们日常心不在焉的仓促交际经历或经验惊人的相似，这部小说中相继出场的人

物，大都没有响亮明确的令名，即使有名字，也显得稀奇古怪，而且每个类似于代号的名字都具有神秘的独特气息。在“前传”部分出场的人物中，叙述者我姓“宇文”（始终没透露全名），生物学专业毕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34 岁单身暖男，平素爱好阅读托尔斯泰、海明威和托马斯·曼等名家作品，喜欢听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李斯特等音乐大师的名曲和现代中外经典流行歌曲，通常情况下安静地过着朝九晚五上班/下班/休闲娱乐的规律生活。一直给我下命令的那位“先生”，其习惯独来独往行踪诡秘（他一度住在唐人街 189 号），在整部小说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而巨大的神秘存在，他实际上是某特殊组织的负责人；“先生的存在相当感人，与其说先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倒不如说他是我自由意识在他人身上的投影”——他类似于“我的精神领袖”（读者很可能会追问，“我”究竟是怎么变成先生的一颗棋子的），此公始终没有正面示人，他每次都是以近似间谍接头的方式约我会面并下达指示。曾经操控着鹤工厂的盲人呢，看起来更像一位先知，他总是料事如神；他担心鹤工厂的前途，为了保障鹤工厂的运转，不惜背叛并囚禁了他称之为大哥的原鹤工厂主人，并将其精神寄存于一只受伤的鹤身上，使其不能现身。阿攀（这好像是温文锦钟爱的一个名字吧，她在多个短篇小说中使用过）本是鹤工厂原主人的千金，作为鹤厂将来的继承人，她具有非凡的天赋，“身上存在某种天然的，一触即发的鹤性禀赋”；有些突兀但也在情理之中，她在酒吧邂逅我后便成为我的女友，后来好像收到某种神秘的指令又离奇失踪了。她的精神同样被寄存在一只仙鹤身上。但这个与鹤有着隐秘关联的女子并未彻底消失，此后她曾堂而皇之却又形同陌路地在宇文的视野中若惊鸿乍现，最后一次是在宇文受命奔赴南方寻鹤的关键时刻，她及时出现并劝阻宇文放弃了与 2065 合作的计划。

“正传”中出现的人物，除了宇文、先生、阿攀诸人外，还有沙、沙的爷爷 Ckkk、萨也、2065 和一些没面目的路人甲乙者流。沙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她出身于一个中产知

识分子家庭，从小便接受高端的良好教育，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爷爷则说她是“星星的孩子”），对她的爱随时溢于言表。但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忍受不了孤寂的学习生活，便决然逃离上海富有的家庭，随爷爷到他的研究所生活。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个辍学的问题少女。沙的爷爷，据沙说在战争前是电报工人，后来自学成才搞了收音机维修，退休后却醉心于半导体研究。就是这个看似沉溺于科研爱好的老头子，居然对鹤也怀着极大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在找鹤，还让沙帮他一起寻找，最后竟通过沙出面联系，与宇文达成一起合作寻找鹤君的共识。在宇文按照先生指示到南方寻鹤的过程中，直到另外一个寻鹤者——以其住宿的宾馆房间号命名的 2065 突然出场，我们才惊诧地发现，沙的爷爷在抗战前竟然是组织里一名承上启下、大名鼎鼎的天才研究员，其代号为 Ckkk，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电报局的一名普通报务员。作为前组织中的精英，他自身携带的秘密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2065 作为组织的人，他的任务，一方面是监视 Ckkk，另一方面是和宇文一起配合实施寻鹤计划。但宇文听从阿攀的劝告，最终拒绝与 2065 合作。

在小说中唯一一次出场的萨也，是宇文从驷马镇到卫城中途，因借宿牧山的木屋邂逅的一名钢琴调音师。萨也的父亲热爱荒野生活，他去世后留下了生前在山野缓坡上建起的小木屋。萨也每年到此休养，只为了保护听力。留宿期间，萨也曾带宇文一起去木屋附近的湖沼找鹤。他告诉宇文，“往年秋天我常来，一来就看到一群鹤在沼泽驻足，雪白得跟撒在没有湖畔的落樱一样”。但这一次他们未能看到一只鹤。在小说的第 285 页，也就是宇文和沙在海边发现并埋葬一只死鹤之前，宇文在冥想中突然意识到，那个面孔细致，面色苍白，眉发修长，神情清朗，目光淡定，十指纤纤的青年人——萨也，就是他苦苦寻觅的“青年仙鹤君”。（某种程度上，敏感的读者或许也会将宇文当作鹤的化身，因为阿攀说过，他身上“有鹤的味道”。精神禀赋与宇文相似的沙，似乎也有鹤的气质。）——这是故事的结局。”小说中这显

赫而笃定的一句，与其说是伏笔，勿宁说是结论。在正传的第 30 章，也即小说真正的结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某天，宇文和沙看到鹤飞回来了。沙激动地哭了，她希望宇文用他女友那枚戒指，“同她联系看看”。宇文平静地说：“没关系，鹤也好，人也好，都好好地在地呢。”恍惚一场大梦惊醒，一切安然无恙。面对如对此温暖而抚慰人心的结局，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既然说到戒指，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一闪光的意象在小说中的神奇存在。阿攀留下的戒指，与 Ckkk 收藏的另一枚，是如影随形、形同钱币正反两面的一对。这对银戒指的奇妙之处在于，Ckkk 说，“这戒指预兆了事情的两面，A 面和 B 面，合拢在一起则为真相。”2065 就是借助戒指与阿攀进行精神联系的。这当然不是传说中的魔戒——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一直希望这枚戒指能够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古各斯金戒那样，能够将人隐形。可惜没有。

你看，我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除了阅读的快乐，似乎也没说清这部小说的真正旨趣。“如有佳语，大河前横”——心有所感，难穷其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大约就是《鹤形的寓言》的魅力及其美学价值所在吧。

“通过操控按钮将事物调谐到事先设定的频道，只要频率吻合，凡事无不豁然开朗”。2065 忠诚执行组织的命令，他希望宇文驾驶摩天轮，两人联手，由此抵达鹤的世界。但宇文断然拒绝了 2065、其实是组织的要求。无论怎样思索，小说到了最后，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仍然留下了太多难解之谜。据此而论，我想，不管是出于读者好奇的需要还是出自作家自我挑战写作难度的需要，就像阿攀出于情感需要和政治需要，不得不走那条道路——《鹤形的寓言》应该还会有一个更为精彩的续篇吧？这部小说与其说揭开了若干秘密，倒不如说它隐藏了更多秘密，比如关于小说中诸多人物的命运，关于青年鹤君的象征意义，关于宇文与阿攀的爱情，关于先生及其神秘组织等等，都有很多秘密需要解开。既然有了如是“前传”和“正传”，温文锦何不再写一部该寓言的“后传”呢？



先锋文化出版中心
Pioneer Culture Publishing Center

见证时代 拒绝平庸

出版热线: 00852-4661-8782